歷史與空間

洛陽牡丹眞國色

■文：馬承鈞

記不得這是第幾次去洛陽觀牡丹了。

從鄭州驅車去洛陽的途中，一首首關於牡丹的古詩映入腦海，有楊萬里的「君不見，沉香亭北專東風，謫仙兒詞天無功。若不見，君王殿後春第一，領袖眾芳捧堯日」，李白的「一枝紅艷露凝香，雲雨巫山枉斷腸。借問漢官誰得似，可憐飛燕倚紅妝」，劉禹錫的「唯有牡丹真國色，花開時節動京城」，皮日休的「競誇天下無雙艷，獨立人間第一香」，李商隱的「我是夢中傳彩筆，欲書花葉寄朝雲」，陸游的「攜鋤庭下斸蒼苔，墨紫腥紅手自栽。老子龍鍾逾八十，死前猶見幾回開」，黃裳的「每到花開春已暮，況是人生，難得長歡聚」，毛滂的「魏紫姚黃欲佔春，不教桃杏見清明」，王國維的「閱盡大千春世界，牡丹終古是花王」……

自1983年肇始，中國洛陽牡丹文化節到今年已是第33屆了，除賞花外，花王大賽、攝影大賽、書畫展覽、牡丹徵文、牡丹詩會、文藝演出、栽培講座、中外交流等活動也精彩紛呈，盡顯「千年帝都，牡丹花城」絢麗多姿的獨特風韻。2011年牡丹文化節升格為國家級節會，與大連服裝節、濰坊風箏節、哈爾濱冰燈節並稱中國四大節會。

洛陽各大園林、公園人流如織，場面熱鬧，一派鮮花並笑臉爭艷，歌聲共讚嘆起舞。我等穿梭於洛陽植物園、洛陽牡丹園、西苑公園、王城公園、牡丹公園，在海量的牡丹花中領略這超凡的美麗與氣質，享受極大的歡悅。身邊來自天南海北的遊客來此賞花、識花、品花，人人瞪大雙眸，表情和眼神寫滿驚喜，「太美了！太漂亮了！」的驚嘆聲不絕於耳，大有「此花只應天上有，人間哪得幾回見」之感。

在中華牡丹園，一朵花徑26厘米的牡丹成為本屆花徑最大的「牡丹花王」，而「綻放」在洛陽「絲路非遺嘉年華」舉辦地天樞劇院門前的一朵直徑72米、高30米的3D版牡丹花，堪稱全球最大。此屆牡丹文化節還首次攜手中國信息技術有限公司（CNIT），引入全新的「雲技術」，為海內外遊客和各界賓朋提供最優質的服務。

宋朝學者周敦頤說牡丹是「花之富貴者也」，富貴作為一種身份象徵，可謂社會文明與物質富裕的標誌。隨着國人物質的不斷富足，追求精神生活的富足自理所應當。遠古時代，因為貧窮，牡丹遠離百姓，屬「藏在深閨人未識」的奢侈品。到隋朝，牡丹才逐漸成為人們的「寵物」。但它畢竟太富貴，一般人尚難親近。唐朝的武則天有權獨享牡丹花王，她下令「明朝遊上苑，火急報春知。花須連夜發，莫待曉風吹」，霸氣十足，史上故有「名花傾國兩相歡」之說。而歷朝歷代的戰亂和災荒，剝奪了人民欣賞牡丹的權利。今天牡丹能得到全社會的青睞並進入尋常人家，說明真的是政通人和、國富民強了。

在龍門附近的一個牡丹園，見到一尊歐陽修雕像。這位「六一居士」當年任洛陽推官時，曾專門考察牡丹的歷史、栽培、品種及風俗民情，撰寫出我國第一部牡丹專著《洛陽牡丹記》。他還賦詩填詞，盛讚「洛陽地脈花最宜，牡丹尤為天下奇」。晚年被貶後，依然對洛城牡丹念念不忘，寫下「曾為洛陽花下客，野芳雖晚不須嗟」的絕唱。

聯想起曾任轉運判官的宋皇祐進士、寧波人周師厚，他於神宗熙寧三年春（1070年）途經洛陽，遍賞牡丹，欣喜有加。多年後再到洛陽，讀到歐陽修的《洛陽牡丹記》，竟「按圖索驥」在洛陽全城搜尋各種不同的花品，也寫就一部《洛陽牡丹記》。

與洛陽牡丹大有淵源的還有白樂天。我們拜訪了位於洛陽城南琵琶峰的「白園」，佔地44畝的白園乃為紀念白居易而修建。它依山傍水，秀麗古雅，園內姿色各異的牡丹自是雍容華貴、富麗堂皇。一組再現白居易與詩友聽琴論詩、煮茶對弈情景的雕塑，頗顯仙風道骨的意蘊。

「愛屋及烏」的白居易，因為愛牡丹而愛上洛陽，卸任前就在洛陽置下一座宅院，以便安度晚年。他的《牡丹芳》傳唱至今：「牡丹芳，牡丹芳，黃金蕊綻紅玉房。千片赤英霞爛爛，百枝絳點燈煌煌……宿露輕盈泛紫艷，朝陽照耀生紅光……映葉多情隱羞面，臥叢無力含醉妝。低嬌笑容疑掩口，凝思怨人如斷腸。」晚年白居易常與劉禹錫、裴度、牛僧孺、崔玄亮等文友在此賞花詠詩，他的名句「花開花落二十日，一城之人皆若狂」，如今在洛陽媒體和街頭隨處可見，成為最經典的公益廣告。

■洛陽植物園人流如織。 作者提供

花是和平、吉祥、幸福的象徵，全球已有100多個國家選出了自己的國花。我們在洛陽博物館觀摩了「花與世界——世界國花攝影作品展」。攝影展邀來世界各國的資深攝影記者、攝影師和旅行愛好者參與，共有主題作品160餘幅，通過外國人拍牡丹、國人拍牡丹、外國人拍自己國花、中國人拍外國國花四種形式，介紹花與世界的故事，促進中外文化交流。

臨別，洛陽朋友送給我一本1985年4月號的《牡丹》雜誌，翻開看，上面全是涉及洛陽牡丹的詩文，將洛陽城渲染得詩意盎然。驀然想起當年親歷「牡丹詩會」的盛況，那天著名詩人牛漢、公劉、嚴辰、流沙河、鄒荻帆等悉數到場，群賢畢至，風雲際會。猶記得嚴辰朗誦的《三賞洛陽牡丹》：「春漸深時花最嬌，細雨嫩寒損妖嬈。安得詩人形象筆，長留芳艷春不老。」自此「牡丹詩會」年年舉辦，迎來余光中、張香華、潘雷、葉延濱、韓作榮、林染、海男、曾卓等海內外詩壇名家共襄盛舉。

乘車踏上歸途，但見相對方向仍是車流滾滾，應該一大半是去洛陽看牡丹的。途中電台新聞稱：「洛陽牡丹甲天下，洛陽牡丹精品落戶鄭州中原福塔。最近的一個月裡，來自洛陽的大批珍奇牡丹品種將在中原福塔97至101層展出，包括烏龍捧盛、青龍臥墨池、趙粉狀元紅等珍稀品種。」我不由想起上海植物園最近也展出了洛陽和菏澤的名貴牡丹，有紫斑牡丹、書生捧墨、千堆雪、金腰樓、紅丹藍、玉半白和幾十種日本牡丹……

窗外的葱鬱飛馳而過，腦海裡全是牡丹的映像，一首小詩隨之湧出：

雍容牡丹春日開，
敢將眾芳壓後台。
千般容貌百般色，
奇香幽幽天上來。

書若蜉蝣

■文：葉 輝

基督與朝臣

杜勒的兩幅自畫像，一幅繪於1500年，收藏在慕尼黑。據約翰伯格所述，「畫中的藝術家穿着樸素幽暗」，站在黑色背景前，「根據當時的繪畫習慣，他的姿勢、髮型，將外套拉緊的手，以及臉上的表情（或神聖的無表情），全都會讓人聯想起基督頭像圖」；至於第二幅，收藏在馬德里，二十七歲的畫家「一身威尼斯朝臣的裝扮」，「他看起來自信、驕傲，幾乎像個王公貴族。」

約翰伯格寫道：杜勒第二張自畫像反映出，他其時為某個他渴望獲得的新角色而盛裝打扮，「這是他首次造訪意大利之後的第四年畫的。那次造訪他不但結識了畫家貝里尼（Giovanni Bellini），還發現了威尼斯畫派」，「如果沒有去意大利，杜勒大概永遠無法領略這種獨立創新的感覺」，「後來的他比任何一位意大利畫家都更獨立，理由正是因為他是個不具現代傳統的外人」，日耳曼傳統已成過去，直至杜勒才改變了這一傳統，「他是第一位單打獨鬥的前衛派」。

杜勒繪於馬德里的那幅肖像所要表達的正是獨立精神，約翰伯格指出，儘管他並未徹底擁抱獨立精神，只是將之穿在身上，但他的獨立精神及對藝術的態度，必定讓他萌生某種非比尋常的權力感，故此「他再造自然的技藝超過先前的所有藝術家」，「他描繪物體的能耐簡直就是奇蹟——即使到了今天依然能這麼說（想想那些花卉和動物的水彩畫）。」

約翰伯格認為，「有太多人自信滿滿地輕率認定，杜勒的時代和我們的時代一脈相承，沒有斷裂。因為只要我們愈強調所謂的一脈相承，我們就愈容易以一種奇怪的方式，為他的天才暗自慶幸」；「他將眼前或夢中所見之事物描繪下來，再次賦予生命的做法，是否和傳統中上帝創造世界以及世上萬物的過程有些類似？他或許曾經想過這問題。如果真是如此，那麼，促使他拿自己與上帝頭像比較的原因，並非他感受到自己的美善，而是他意識到自己具有創造力。」

然而，儘管杜勒具有非凡的創造力，約翰伯格卻指出，杜勒「卻像受到詛咒般在一個充滿苦難的世界裡生而為人，所有的創造力終歸徒然。他那張自比為基督的自畫像，畫的是一位站錯邊的創造者，一位無法在自我創造上插一手的創造者」，問題在於他的獨立精神，「經常和他那種中世紀的宗教信仰產生衝突」，兩幅自畫像正好展現出如此這般的矛盾。

觀畫的人在五百年後也許無法貼近杜勒的經驗了，約翰伯格寫道：「杜勒曾在小船上航行六天，像個科學家般檢視鯨魚的殘骸。但與此同時，他又對啟示錄裡的四騎士深信不疑，然而，當他凝視着鏡中的自己，而觀畫者又凝視他兩幅自畫像的臉孔時，他究竟如何回應這樣的一個問題：如果他所尊崇的路德（Martin Luther）是『神的工具』，那麼，他自己到底是誰的工具？」

文藝天地

詩情畫意

趙素仲作品——詩畫禪心（六）

唐六祖慧能

菩提本無樹，
明鏡亦非台，
本來無一物，
何處惹塵埃。

唐六祖慧能詩
素仲配畫
甲午春日

六祖慧能大師（638–713）禪宗第六代祖師。慧能是一代奇人，對佛性的認識深入透徹，無所謂菩提樹，也無所謂明鏡台，主張頓悟。而此詩悟境極高，因而影響極大。有《六祖法寶壇經》傳世，是禪宗最重要的經典。

啟悟隨筆 六祖慧能大師不識字，但只要信眾唸經給他聽，他即能解釋經文，實在令人信服。六祖惠能有一個主張是反對坐禪，他說：「不用求淨土，淨土只在你心中，不用坐禪，見你本性即是禪。」實在令我信服。

浮城誌

■文：星池

氾濫

酷熱晌午，我在書店浮遊，終被眼下氾濫的「作家」沖上岸邊，鬱悶難當。須臾，朦朧之間來到一處叫做網絡的大海，浩瀚無際，才憶起自己不擅游泳，感到快將窒息。結果，大量「作家」把我悄悄淹沒。

恍若夢醒，途經公園，緩緩步行，欣賞兩旁景物。一路走來，回首近數年，已在紙媒發表一百篇以上的作品，感到慶幸。至今，僅是一名供稿人，只會自稱為文章的作者。社交網站有一譯作「專頁」的公開平台，可選類別，偏偏不少文筆稚嫩而閱歷未深的人們，甫開始已自選「作家」一欄，不揀「作者」此分類，實屬自誇。每見之，也不禁令人泛起雞皮疙瘩。「作家」與「作者」，同是名詞，卻有差別，用時絕不能掉以輕心。「作者」是指文章或書籍的寫作人，謙和而不帶褒貶之意，寫出文句通順且條理清晰的作品，已成作者。「作家」則迥然不同，在文學創作上有所成就，成名成家，才足以被尊稱為作家。為免予人夜郎自大之感，鮮會自誇，絕非撰下一堆文章，寫了多本書籍，便能自己掛上「作家」名牌來張揚炫耀。

每讀好文章，會覺舒暢，相反，修改劣文及錯別字，是一種練習寫作的方法。早前，瞥見網友的分享，略看了若干由一名自誇是「專欄作家」所撰寫的文章。此人既在報章寫專欄，亦於網上撰文，沒經編輯校對修改下，即見其真章。內容要緊，亦須注重行文通暢，勿錯別字連篇。摻雜口語及英文，句子不通，欲形容綠葉的顏色，卻把「青翠」誤寫成「清脆」。另，出現了「先知聲明」，連「先知」也能請來發聲明。一篇文章內，既寫「消夜」亦有「宵夜」，毫不用心。卡片誤寫「咭」，門券變成「卷」，此乃冰山一角，例子俯拾皆是。公開發表的字句，下筆時不用功，未懂認真尊重，還自誇是「作家」，見笑大方。

在海上漂浮愈久，愈是感慨，非因此等「作家」樂此不疲，而是總有支持者覺得毋須執着文筆，均已麻木。四處是水，氾濫成災。

生活點滴

■文：吳翼民

農家的鮑魚

前一陣和朋友去郊區一家農家樂餐館用餐，吃的都是農家的時令菜餚，如拌馬蘭、炒枸杞、香椿芽炒蛋、芫荽銀魚豆腐羹、春筍塘鯉魚、薺菜鮮肉大餛飩……色香味都透出春天的氣息，席間店主突然響亮地吆喝了一聲：「農家鮑魚蒸臘肉來啦——」我們都禁不住被吸引，且感到詫異。

我想，說好的吃農家菜，怎麼會端上鮑魚呢？鮑魚是海鮮之最，大抵在高檔餐廳才能覓得蹤影，有「無鮑不成席」之說，何以會現身於簡約的農家樂餐館呢？不待多想，那一道「農家鮑魚蒸臘肉」已經赫然顯現於餐桌，大家仔細一看，不由「噗哧」笑出聲來，這「農家鮑魚蒸臘肉」分明是最家常的「螺蛳蒸臘肉」。店主見我們訝異，笑着回應道：「『清明螺，賽過鵝』，這麼美味且營養豐富的螺蛳，難道不可以和鮑魚相提並論嗎？我們鄉下就把清明的螺蛳叫做『農家的鮑魚』。」

「好一款『農家的鮑魚』！」我聽後立即拍案稱好，同桌諸友也都異口同聲叫起「好」來，稱讚這個名字起得絕，叫得響，名副其實。在江南尋常百姓心中，清明時節的螺蛳肥美卻價廉，稱其為「草根」鮑魚，何等的貼切！

江南太湖流域多河湖港汊，水多且溫潤，適宜魚類和蚌螺類水產的生長，尤其是太湖本身，水淺水柔，是螺蛳的最佳繁衍處，要說肥美，太湖螺蛳最為出名。

二十幾年前的春天，我在太湖邊的黨校住過三個月，每天清晨到湖邊散步，總會看到灘岸處密密匝匝爬滿了螺蛳，只要彎腰去撿，一會兒工夫就能撿一大碗。起初我們並不在意，後來看到附近漁民家的孩子都赤腳來撿，就跟着撿。回去剪掉牠們的屁股，到食堂裡加工一下，放油裡一炒，放入醬油和葱薑料酒，真是又香又鮮又肥。許多學員和我一樣，也撿螺蛳，也去食堂加工，多半還在周末放假時捎回城區的家中。那些日子，幾乎天天享用「農家的鮑魚」，太湖惠我們可謂豐厚也。然而前些年，因湖水不如往昔清潔，太湖螺蛳少了許多，質量也有所下降，真是件很遺憾的事。幸好最近經過治理，太湖水質趨好，螺蛳又多了起來。好在廣袤的江南水域都產螺蛳，更好在蘇北出產的螺蛳大量湧向蘇南，螺蛳依然價廉物美，讓尋常百姓依然能在清明時節享用到可愛的「農家的鮑魚」。

回想從前，蘇州無錫這些太湖周邊城市，臨近清明，賣螺蛳的小船就在小河裡游弋，沿河的居民都會叫住那船，幾分錢稱上一斤兩斤，先在盆桶裡養着。滴幾滴菜油，養個一天半天，最好養過夜，那些小精靈喜歡在夜間因菜油的香味而探頭出殼，一旦探頭出殼了，便把附在身上的泥膩髒物也帶了出來，洗螺蛳的時候就能淘洗出許多污濁，確保了螺蛳的潔淨，在吮食螺蛳肉的時候就放心篤定了。蘇州人把夏夜的愜意描寫為「風涼篤篤，鹹蛋嗑嗑，螺蛳嘬嘬」，可見嘬螺蛳是非常美妙的享受。那時，提籃賣熟螺蛳的人也不少，村姑們操着吳儂軟語「阿要吃醬油熱螺蛳啊——」走街穿巷的，頗具市井風情。我說，嘬螺蛳是最平民化的享受，再貧困的人家也享用得起。所以造化生成螺蛳這樣的美味，真是對平民百姓的一大眷顧，所以聽到農家樂店主把螺蛳形象稱為「農家的鮑魚」，我由衷認同。

如前所述，吃螺蛳妙在一個「嘬」字。「嘬」亦即吮食，在吮食又韌又鮮的螺蛳肉時，把鮮美的螺蛳汁也吮入口中，有人專用牙籤挑食，就少了那一口湯汁，也少了極富情趣的「吱吱」吮食聲。行家把美食形容為「色香味聲」四字，前三個字好理解，後一個「聲」字其實也很有講究。鐵板燒就很有「聲勢」，當魚肉之類放到燒紅的鐵板上，那一聲「嘶啦」極其催人食慾。螺蛳本身無聲，可嘬螺蛳有聲，幾個人圍桌而坐嘬螺蛳，此起彼伏一片「吱吱」聲，多麼熱鬧！這般說來，嘬螺蛳顯然比吃高檔的鮑魚更有情趣。

豆棚閒話

■文：成 之

從不辨絲瓜藤肉豆鬚說起

俗話說：「絲瓜藤，肉豆鬚，分不清。」就像清官難斷家務事一樣，家長裡短糾纏在一起了，剪不斷理還亂。父親真像一位哲人，他說種絲瓜藤、肉豆鬚是用來吃的，不是用來分辨的，只要有收穫的果實就行，重結果，不計較過程。換言之，就是善於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。父親的不辨固然有道理，但細忖之，作為孩兒之輩也就不辨了？

父親，或者說尊長，歷經世事，見多識廣，對人對事都有洞察，不乏真知灼見。秉承古訓，是我們認知世界、修養身心的一條捷徑。小時候聽的最多的話，就是「不聽老人言，吃虧在眼前」。不管以前是多麼不以為然，隨着涉世愈深年齡愈長，愈發深刻體味其中的至理。諸如，病從口入，禍從口出；種下嫉妒，結出禍根；吃不窮，穿不窮，算計不到就受窮……總是每次在生活中碰壁時，才咀嚼出老人絮叨的味道。理性地講，千百年來人們在刀耕火種、茹毛飲血的生產生活實踐中不斷地積累經驗教訓，逐步摸索出了事物發展的規律，概而言之就形成了古訓習語，世代傳承，趨利避害，惠及子孫。每一句老話，都有其合理及可取之處，凝聚着的是億萬民眾的智慧。對於林林總總的傳世名言，作為後來者當懷敬畏、尊重之心，潛心領會，汲取精華，融於我們尚顯稚嫩的思想，指導時而虛妄的言行，付諸漫長成長的實踐。

對於古訓，我們不能僅僅唯命是從，照單全收，而應秉承之中有取捨，吸收之時有辨析。父親所言無需分辨絲瓜藤、肉豆鬚，我們尊重且認可這種抓住事物本質，不為無端頭緒牽繞的理念。同時，細辨深辨亦大有道理。認真查看瓜藤豆鬚的形狀、長短、硬韌、顏色等生物學性狀，以培養觀察事物的習慣，於細微之處區分藤鬚特徵。研揣瓜藤豆鬚糾纏在一起的起因，是菜農的粗心？空間的侷促？攀援性的相似？互礙抑或共贏？增強善於發現問題的能力，需要我們刨根問底，一一辨之。置之不理，無關果實收穫？採取措施，人為干預？着手解決問題是我們的目的所在。用發展的聯繫的觀點看事物，是辨證唯物主義的鮮明態度。對於古訓、傳統，或者是真理，都需要在認識上有辨析，在傳承中有發展。尤其是在經濟社會的新常態下，我們提倡打破制約思想解放、制度創新及率先發展的藩籬和桎梏。陳寅恪老先生倡導的「獨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」對於當下求知探索的年輕一輩依然彌足珍貴。

僅僅辨清事物的真偽、緣由是不夠的，關鍵在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，因類施策，創新發展。還是拿瓜藤豆鬚說話，在確保產量不減、

■絲瓜藤和肉豆鬚是用來吃的，是否需要分辨？ 網上圖片

品質不降、工時不增的前提下，可否從種植習慣、後期管理、品種改良、設施配套等方面着手解決？既要敢於發現問題，又要善於解決問題。問題雖是攔路虎，但我們不懼怕，不漠視，不繞行，更多地去追根溯源，創新思路，設計良策，攻堅克難。

作為時代希望的年輕人，擔負着繼往開來、民族復興的重任。好男兒向濤頭立。我們要在對傳統和權威的傳承、質辨裡，兼容並蓄，睿思敏行，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大潮中勇於擔當、大有作為。